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严格说来,正在举行的第21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参演剧目,大部分都属于“小众文化”——相对于影视观众、游戏玩家、乐园游客、收藏人口而言,舞台剧能覆盖到的观众,可谓“小众”。

中国银幕数量已经是世界第一。如今,一部电影在全国范围内上映,假设在全国6.6万块银幕上只放映一天,一天放映3场,每场观众50人的话,那么这部电影的观众也有990万人次。所以,遭遇滑铁卢的电影也有数百万元的票房。20年前,一个网络游戏哪怕不向玩家收一分钱,只要一个月在线玩家有3000人,就可以通过付给中国电信的网络费用分成养活一个游戏开发团队。上海迪士尼乐园去年客流量是1200万人次,以均价400元人计,年门票收入是48亿元,相当于《流浪地球》的票房或者今年国庆档中国电影票房总和。

舞台剧演出商业化程度最高的音乐剧领域里,百老汇迄今为止演出最多的是在纽约的美琪大戏院(Majestic Theatre)上演的《剧院魅影》。这出从1988年1月26日演出至今年3月31日的常青剧目,共上演了11358天12975场,以平均一场800位观众、票价100美元计,经过31年的演出,总票房为10.38亿美元,约等于67.47亿元人民币。

在美国纽约最挣钱的百老汇舞台上跌打滚爬31年,也就比中国今年国庆档一周的电影总票房多19亿元;上海迪士尼乐园也只消维持现价卖门票1年半,就能超过《剧院魅影》31年的总票房……

“大众文化”一词,据说最早出现在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上世纪30年代的著作中。“大众”与“小众”的区分,源于工业革命兴起后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乃至资本趋利的结果。工业革命使得大量产品可供复制——复制一词的英文是“Copy”,也就是电影“拷贝”的音译。电影的发明,在文化娱乐界划了分界线,凡是可以通过胶片大量复制成电影拷贝的(如今是数字U-Key),愈发受到资本控制走向大众文化甚至大众娱乐;而无法通过拍摄提升观感的舞台现场演出因为复制成碟片后会大大削弱现场感,则依然保留在小众文化领域。



# 让小众文化成为大众节日

◆ 朱光

所以,大众文化的形式显而易见:影视、游戏、主题乐园、收藏文创;小众文化的形式也显而易见:舞台现场演出。前者的受众人口往往成千上万倍于后者。后者在艺术造诣上的要求也往往高于前者成千上万倍——仅以戏剧演出为例,一气呵成2小时演出,完全不能依赖技术手段去停顿或重来。所以,受大众追捧的明星,未必在业内赢得尊重;在业内赢得尊重的艺术家,未必有大众知名度。这就能解释为何郑云龙在音乐剧舞台上奋斗10年依然不红不紫,但是上了电视综艺就爆红,可是他更愿意从音乐剧舞台走向戏剧舞台磨炼演技——大众知名度往往与艺术造诣成反比,尤其是在当下网络粉丝就能非理性“造星”之际。

这就是为何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有益于这座城市精神生活的根本道理——大众娱乐造星挣钱有流量促进经济发展;小众文化引领思潮,指引我们向内自省、挖掘自身潜力、实现自我价值、实现对人的关爱。日前在美琪大戏院上演的以色列卡梅尔剧院的《罗密欧与妈妈》,调侃了全世界流行的综艺选秀节目。一位17岁少年参加海选,成为罗密欧一角的唯一候选,让刚得知自己癌症复发的母亲有了生的斗志。岂料为了获得当地文化部的资助,综艺节目最终让另一位内定的候选人成为罗密欧……而母亲身边所有人都配合其子的“谎言”,让她的余生过得更好……这部话剧首演场,上座率仅三成。但是以色列卡梅尔剧院今年5月参加现代戏剧谷的另一台话剧《安魂曲》却一票难求。观众知道《安魂曲》,但是并不知道其出处“卡梅尔”是以色列最好的戏剧团体。若不是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卡梅尔”不会轻易来。犹太人是最好的商人。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还让我们看到了难得一见的意大利斯卡歌剧院上演的莫扎特歌剧《假扮园丁的姑娘》(见左下图)——这部莫扎特18岁写的第一部歌剧是喜剧闹剧,远不如其最后一部歌剧《魔笛》睿智,因而也远不如《魔笛》常见。但是,这有益于我们更加了解莫扎特的成长轨迹。这种“小众中的小众”选择,让大众大开眼界。至于京剧《大唐贵妃》等戏曲剧目,也在保留唱腔程式化的同时,以创新唯美的风格争取更广大的观众。

加之,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独创的“艺术天空”惠民活动,让更多剧院演出以广场演出的形式在城市草坪、社区舞台亮相,以低价甚至免费的方式亲近观众。“艺术教育”板块,则注重艺术在城市公共空间的亮相,在普及艺术的同时,让更多民众参与到艺术创作中。学生观剧团,本质上也是一项扶持未来观众的举措,还吸引了在沪留学生的热情参与……于是,小众文化也可以成为大众节日。



# 当昆曲遇到交响乐

◆ 南妮

载歌载舞是戏曲的重要表现形式,现在,张军与香港中乐团联合演出《牡丹亭》,不仅去除了舞蹈,只留下一个人的独唱,而且由交响乐的配器替代了昆曲的器乐伴唱,演出面临的挑战是双重的:一、降低了舞台扮演的歌舞视觉景观之后,演唱能否为观众理解与欣赏?二、中国古典戏曲能否与西洋乐器融和?——占据了舞台三分之二的交响乐队,与白衣束发的张军构成了写意的舞台,要领略《牡丹亭》的精髓,全靠他们的激情合作。香港中乐团是跑遍全球的有相当演出经验的乐团,他们把与张军的合作称作“极致的多元化跨越”。

《牡丹亭》以意境见长,《长生殿》以气氛取胜。前者清幽,后者悲怆。后花园拾画、赏画,梦中见到小姐,小姐对公子说:我们是有姻缘的……柳梦梅,似梦非梦,儒雅痴心。此时乐队衬托着演员一句一句诉说衷肠,显出了唱段的激越与人物感情的激越。强大的气氛显示情感的光芒。接下去的一段,没有乐队,场子里突然安静下来,只有柳梦梅一个人在唱。——这空旷正显示了意境的优美,静寂空旷能够激发观众的想象力。“有声”与“无声”,看来都服从于编导的总体安排。

下半场演的《长生殿》,又与《牡丹亭》不

同。唐玄宗与杨贵妃立下生死盟约。像寻常的丈夫与妻子那样去相爱,但是外面的危急形势已经由不得他们要人间好滋味。强大的对立面,他们自身原因滋生的宿命……舞台上,唐玄宗身着黄色的袍子,与杨贵妃有着种种悲欢的情态,二胡与大提琴齐奏的交响既呼应着两人的唱段,又不时作着独立的抒情。此时超越昆曲缠绵婉转的悲怆的旋律是富有冲击力的。

不管身后的交响乐团是如何表现,张军始终是主角。虽然没有舞美与全景表现,但昆曲行腔的优美与典雅仍通过他圆润透亮的嗓音与一板三眼的运腔体现出来,给人以艺术享受。不管是吟还是唱都字正腔圆,倾情投入,形体既柔曼又有力,与乐队配合自然而统一,演出成功的首要因素,当然是演员舞台表演的高水准。

“人与人的配合才是音乐中最微妙、最有趣的地方。”有音乐家如此说。昆曲与交响乐的合作,旨在产生新的戏剧品种。传统戏曲的现代表达,一直是有志者在做的事情。张军就曾在德国让玛塔阿格里里的钢琴与他的《牡丹亭》同台演出。他说能在观众的掌声中感受到德国朋友被西方古典和东方戏曲碰撞的火花电到。“碰撞出火花”——正是艺术的至高目标。

# 雅尼与中国相互看对眼

◆ 钱沐汐

在中国,雅尼毫无疑问是世界级的音乐家中知名度与影响力较高的一位。他的作品传播极广,小到校园广播站,大到国家级运动会,雅尼的音乐总会在不经意间响起。

对年轻小朋友而言,这是一位有着希腊雕塑美面孔的大叔。年纪大一些,会对他在1997年的紫禁城演出记忆犹深,那场演出是紫禁城在当代中国历史进程中不可复制的一幕,从此也开启了雅尼与中国的缘分。

在一些音乐平台的分类上,雅尼常常被列入新世纪音乐 New Age 的品类,但他本人并不是那么认同。他更倾向于称自己的音乐为现代器乐 Contemporary Instrumental。

如果一定要分类的话,我更倾向于将雅尼分至“氛围音乐”,当然这不仅仅是雅尼的音乐中存在大量电子音乐成分,而是因为雅尼的音乐画面感极强,他擅长用古典音乐的和声进程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和声进程相结合,并融入许多现代电声乐器、合成器,善于塑造等具有环境氛围感的音乐,让人产生极强的影视感和沉浸感。

可以说,雅尼创作的大多数旋律线条都非常流畅而富有流行性。“流行”这个词,并不是贬义。雅尼是个聪明的音乐家,比起闷头创作而言,他可能更懂得人们会喜欢什么,不知这跟他在大学时期学习心理学有无关系。说到雅尼的大学时代,可以说是他音乐梦想的觉醒期。上世纪50年代生于希腊南部一个海滨小镇的雅尼,从小热爱音乐,8岁开始弹钢琴。虽说雅尼从未接受传统古典派教学洗礼,但在他的音乐中却无时无刻不透露着古典的底蕴,大约与他从小浸润于古老的希腊文明不无关联。

青年时代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求学,雅



尼如同被这里的音乐氛围点燃了一般,开始自学键盘、作曲、制作,组乐队,去现场演出。事实上,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正是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也是流行文化和摇滚乐的巅峰时代。雅尼的音乐生涯,始于这个辉煌时代。

雅尼是勤奋的,自1984年发行第一张专辑《乐观主义》Optimistique起,一共发行了16张音乐专辑,还有十几张现场音乐专辑等。早在1992年和1993年,雅尼就凭

《敢于梦想》Dare to dream和《在我梦中》In my dream 获得了格莱美的提名,但真正让雅尼成为世界著名音乐家的一战,是1993年在雅典卫城举办的音乐会。

那一次,雅尼带着自己的乐队和伦敦交响乐团合作,完成了一场举世瞩目的音乐会,由此一举成名天下知,这场雅典卫城音乐会的VCD和专辑在之后的10多年里畅销全球,销量超过700万张。

这是没有经历过“要听音乐只能买唱片的年代”的人们所不可想象的。也正是这一场音乐会后,雅尼和世界各地的名胜古迹杠上了。之后,他还曾在英国伦敦皇家阿尔伯大厅、印度泰姬陵、中国紫禁城等世界级名胜举办音乐会,每一场都备受关注。

如前所述,20多年前的“致敬紫禁城”,是中国人与雅尼缘分的开始。事实上,中国与雅尼之间,是相互影响、彼此滋养的关系。雅尼带领中国听众认识了新世纪音乐这样一种音乐品类,而中国文化也赋予了雅尼许多灵感,启发他写出了以中国竹笛为主角的经典作品《夜莺》,而这首作品,已经入选人教版的初中音乐教材。

雅尼2019年中国巡演已经开启,这是雅尼第五次中国专场,这一次,雅尼与中国文化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让我们一起期待。